梅竹軒集 二
附錄

成謹甫先生集卷之三

附錄

世系

先生姓成氏諱三問字謹甫號梅竹軒（梅竹軒賦見文集○權承旨文海所著大東韻玉云成先生號讀書庵恐是少時所稱也）昌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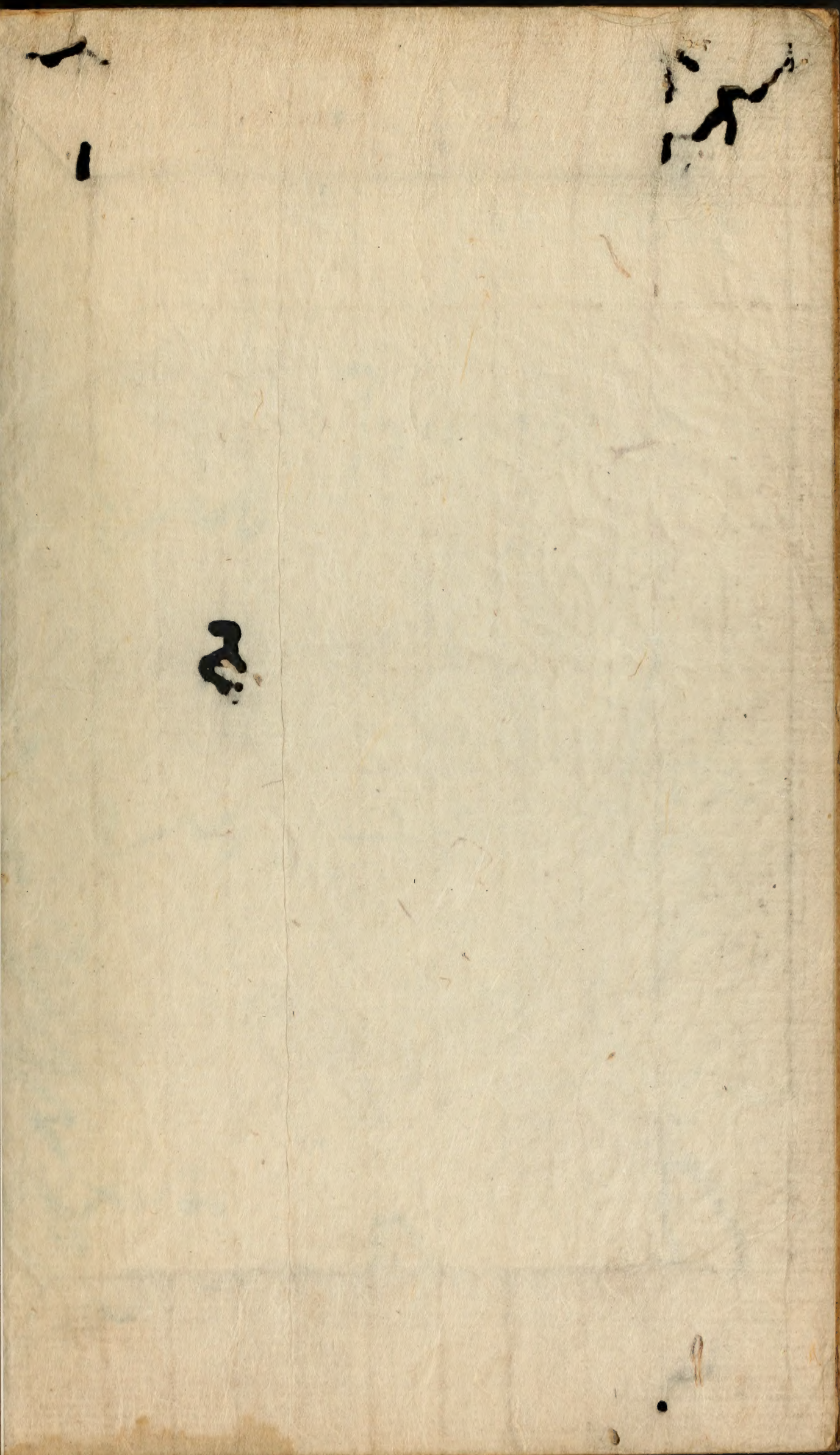
始祖諱仁輔高麗中允戶長

七代祖諱松國門下侍中

六代祖諱公弼追封奉翊大夫版圖判書

五代祖諱君美奉常大夫版圖摠郎

高祖諱汝完號怡軒文科當禑朝以政堂文學知

世系

先生姓成氏諱三問字謹甫號梅竹軒（梅竹軒賦見文集○按承旨文海所著大東韻玉云成先生號讀書庵恐是以時所稱也）昌寧人

始祖諱仁輔高麗中允戶長

七代祖諱松國門下侍中

六代祖諱公弼追封奉翊大夫版圖判書

五代祖諱君美奉常大夫版圖摠郎

高祖諱汝完號怡軒文科當朝以政堂文學知

門下與牧隱共貞俄而屏退抱川溪流村逮我
太祖開國以前朝遺老拜門下侍中辭不仕
諡文靖公

曾祖諱石瑢號檜谷文科入　本朝官開城留后
寶文閣大提學諡文肅公

祖諱達生官判中樞諡襄惠公

考諱勝武科官都捴府都捴管

妣竹山朴氏縣監襜女

實紀

永樂十六年戊戌 太宗大王十八年 先生生于洪州赤洞里

魯恩洞外祖朴公檐第將降自空中有問曰生乎如是者三故以爲名

宣德十年乙卯（世宗大王十七年）先生十八歲中生貟試三等五十六人（南軒榜下）試券尚今見存於先生外孫判書朴壕旁孫家云

正統三年戊午（世宗大王二十年）先生二十一歲登式年丁科十九人（河緯地榜中第二十九人）

正統十二年丁卯（世宗大王二十九年）重試居魁

世宗設集賢殿揀文士有名者二十人兼帶 經筵凡詞翰之事委任之早仕晩罷日官奏時然後

乃得出朝夕飯時以內官爲對客其隆待之意至矣如朴仁叟成謹甫柳太初李伯高河仲章皆擅名一時謹甫文瀾豪縱仲章長於疏章太初天才夙成伯高清穎若發仁叟經術文章筆法俱善然皆被誅所著不顯云（慵齋叢話）

世宗朝先生長侍經幄啓沃輔弼有古人風烈上甚器重之 英廟晚年有宿疾屢幸溫泉常令先生及朴先生彭年李先生塏申叔舟崔恒等便服在 駕前以備顧問一時榮之云（秋江記事）

世宗始設集賢殿妙選文學之士朝夕延訪猶慮文

學未振更選其中年少聰敏者上寺讀書供億甚豐正統壬戌平陽朴仁叟高靈申泛翁韓山李清甫昌寧成謹甫赤村河仲章延安李伯玉受命讀書于三角山津寬寺做業甚勤酬唱不休有釋一庵恒隨之得傳寫焉（叢話○津寬要覽一卷曾在弘文館見失於丙子之亂）

文廟久在承華春秋向高而沉潛學問晝夜不懈月明入靜或手携一卷步至集賢直廬與之問難時成三問等直殿夜不敢輒解冠帶一日宵刻将半意鶴駕不出脫服欲卧忽聞户外履聲呼謹甫而

至驚遑顚倒而拜 聖學之勤好士之篤誠千古
所罕聞也 謏寂記
文廟疾革召集賢諸臣秉燭論難至夜分㬋下置世
子手撫其背曰予以此兒付卿等遂賜酒 上降
御榻平座先執爵以勸如成朴及申叔舟皆在至
醉而羣公皆仆不省人事 上命中官撤取門楣
作擔以次舁出列臥于入直廳是夜大雪諸公醉
醒則異香滿室渾身覆以貂皮衾乃 上手自覆
也相與涕泣誓報殊恩 嶺南野言
世宗設諺文廳 命申叔舟成三問等製諺文初終

聲八字初聲八字中聲十一字其字體依梵字爲之本國及諸國語音文字所不能記者悉通無礙洪武正韻諸字亦皆以諺文書之遂分五音而別之曰牙舌脣齒喉脣音有輕重之殊舌音有正反之別字亦有全清次清全濁不清不濁之差雖無知婦人無不瞭然曉之聖人創物之智有非凡人之所及也〔叢話〕

世宗以列國皆有國音之文而獨我國無之本國音韻雖與華語有殊而其牙舌脣齒喉清濁高下未嘗不與中國同 御製諺文子母二十八字設局

禁中使成三問崔恒申叔舟等撰定之時翰林學
士黄瓚以罪謫遼東 命三問叔舟隨入朝使臣
徃遼東見瓚質問音韻凡往返遼東十三度泉問雜記
景泰初年侍講倪謙給事中司馬恂到國恂不喜作
詩謙雖能詩初於馬上不留意於題咏至謁聖之
日謙有詩云云是時集賢儒士全盛見詩哂之曰
真迂腐教官所作可袒一肩而制之及遊漢江作
詩云云又作雪霽登樓賦揮毫灑墨愈出愈奇儒
士見之不覺屈膝館伴鄭麟趾不能敵 世宗命
申泛翁成謹甫往與之遊仍質漢韻侍講愛二士

約爲兄弟相與酬唱不輟竣事還也抆淚而別義誼

皇明景泰元年閏正月日翰林侍講錢塘倪謙與刑科給事中司馬恂奉 詔來宣一國臣民無小大罔不瞻望慶忭浹旬而星軺言旋內翰公天資粹美飾以詩書搢紳之士咸惜其去於是高靈申公叔舟爲之序昌寧成公三問作跋晉陽河公演河東鄭公麟趾河陽許公詡坡平尹公烱昌寧成公念祖光山李公先齊晉陽鄭公陟圓山高公得宗驪江李公審完山李公思哲韓山李公季甸東萊鄭公昌孫月城金公鈎鷲山辛公碩祖幢梁岩公

恒咸從魚公孝瞻延山李公石亨晉山姜公孟卿丹溪河公緯地韓山李公塏陽城李公芮魯山李公永瑞陽城李公承召達城徐公居正西原韓公繼禧平陽朴公彭年各賦詩以臚其後有人購書燕肆得一書名遼海編乃佖學士奉使時與諸公酬唱之作也其流布於中國如此醉琴集註

先生編東人之文名曰東人文寶未成而死金季昷踵而成之名曰東文粹叢話

景泰七年丙子世祖大王二年六月先生與父摠管公及朴彭年等謀復　上王事覺而死朴先生忌日即六月初七日則先生

亦同日死無疑摠管公同死詳見秋江集六臣傳尹童士所編魯陵誌

先生夫人延安金氏載寧郡守仍之女吏曹判書文貞公自知之孫直提學濤之曾孫禑作日夫人自寫先生神主抱負於婢屬處而祭之詳見宋文正公所撰魯恩洞遷奉神主記子元賢而好學丙子前無育早歿妻爲官婢全節子孟詹孟平孟終今年生皆被收死嗣遂絶女爲府使朴臨卿妻外孫朴壕文科 宁宗朝官戶曹判書朴增贈參議朴埠別坐增有子孫孟詹一女適正郎柳輯○弟府使三聘三顧正郎三省幷坐死東鶴寺魂記從叔校理熺亦繫獄十次受刑

圓籬金海

露梁之南四墓并馬人傳爲六臣墓而俱有標石曰成氏之墓朴氏之墓俞氏之墓李氏之墓婦人稱氏而今四墓並列非婦人也明矣男子必有官稱而今只稱氏豈當時義士收瘞四人於此而不敢顯刻以是稱之耶其爲成三問朴彭年俞應孚李塏之墓無疑其後又有一墓傳者謂成揔管墓云

海東野言○世傳有僧聚六臣之屍負而瘞之僧是梅月堂云

成墓之有二近古者舊耳目相接傳說可據而不知何年有權貴人築庄江上其近地丘墓之有碑碣

者悉去之權貴人敗後有人收拾舊碣於踣碎之
餘復竪之然其未及竪也多有追瘞之塚間於其
間成氏一墓混不可辨且失其一碣故今之可認
爲成墓者只存其一（藥泉集六臣墓碑）
恩津縣有先生一墓而長松生其傍至今士人識之
（見下宋尤菴所撰連山遺墟碑）
捴管公一墓在洪州魯隱洞朴公檐墓傍先生夫人
金氏亦葬同岡
仁宗朝 經筵官韓澍啓曰 世祖於朴彭年等心
雖嘉之而危疑之際不得不加罪故嘗下 教曰

當代之亂臣後世之忠臣恐其泯滅於後世故爲此微言以曉後世子孫也諫問

宣祖朝經席因論成三問之忠朴啓賢曰六臣傳是南孝溫所著取覽則可知其詳　上乃取六臣傳觀之教曰言多謬妄予將搜而悉焚之領議政洪暹極言六臣之忠辭甚懇切侍臣多有墮淚者

上乃感悟而止○謹按六臣固是忠節之士矣非當今之所宜言者也朴啓賢輕發非時之言幾致

主上有過舉可謂憒不解事矣昔者金宗直啓于成廟曰成三問忠臣　成廟色變宗直徐曰

幸有變故則臣當爲成三問　成廟色乃定惜乎
侍臣無以此語啓達于　上者也 石潭日記
孝宗八年丁酉賛善宋浚吉啓略曰臣竊見　明朝
方孝孺實是一代之罪人而萬世之忠臣也我
朝之成三問朴彭年等實孝孺之儔也三問曾居
連山彭年曾居懷德連與懷皆有先儒賢祠宇學
子等願以兩人腏享此則又非專祠之比猶有所
不敢者一方輿情深用欝望乞　聖明特賜允許
用副一方之願則不無少補於風化矣　啓下禮
曹議大臣諸議不齊未果行

顯宗十三年壬子四月日户曹書吏嚴義龍偶於仁王山崩崖間見有甆器開視之中有三箇栗主其一即先生也其二即先生外孫叅賛朴壕夫妻也義龍驚異之奔告于諸士大夫於是搢紳章甫爭趨展拜先生神主外面直書姓名三字及年戊戌生四字陷中如之而只少生之一字即以神輿權安于先生外裔嚴纘家士人南宅夏等以書問禮于尤菴宋文正公尤菴曰先生節義當百世祀之而其餒幾年于兹矣今兹之事天誘嚴吏之衷也天既啓之人又埋之豈其所恐先生舊宅尚在洪

州魯恩洞奉安于此則禮所謂神返室堂者雖鈌
於始而得行於今矣於是諸生通于先生外裔及
族屬之在洪者奉而南歸京外士子因此興感營
建祀廟於宅傍 肅宗二年丙辰書院成並享五
先生後 賜額綠雲書院
肅宗五年己未九月十一日露梁 親臨閱武時
特命該曹封植六臣墓
肅宗七年辛酉九月京外士林就果川露梁江南岸
建書院並享六先生辛未 賜額愍節書院
肅宗十一年乙丑九月江原監司洪萬鍾寧越郡守

趙爾翰就 魯陵側建祠宇並享六先生後 賜
額彰節書院
肅宗十七年辛未六臣復官 綸音夫國家之所先
務者固莫大乎崇奬節義人臣之所最難者亦莫
至乎仗節殉義此古昔帝王之所以重節義士而
輒加褒録者也念彼六臣豈不知天命人心不可
逆而乃心所事死而無悔是誠人所難而忠節凜
凜於數百年之下可與 皇明方孝孺景清輩同
日語矣矧適有事 先陵蹕過墓傍於予心尤有
所感者噫爲親者諱詎昧斯義而第予之所欲褒

者不唯秖爲其節義當世亂臣後世忠臣之教

聖意有在今日此舉實所以紹　世祖之遺意先

世祖之盛德也寧有未安事乎成三問等六臣

其令該曹特爲復官致祭以樹百代之風聲○右

承旨姜銑啓曰六臣子孫陵替只朴彭年有血屬

自　朝家旣已收用至於成三問則無姓孫只有

外孫項日自京山偶得埋安神主之後外孫之流

落湖中者今方奉祀而貧不能祭祀云若令道臣

搜得姓名馳啓後收用則尤有光於　聖德矣

上曰六臣子孫收用之教意非偶然而成三問外

孫奉祀云令道臣搜問馳啓以爲錄用之地可也
○生員金振南等疏略曰成三問之父勝亦爲所
事舍生取義其志節與六臣本無異同故其名並
載於六臣傳伏想已經 睿覽而洞燭之矣今者
聖明特霈曠世之恩已復六臣之官而勝獨不
與焉玆豈非 聖朝褒尚之典猶未免爲欠缺也
哉且勝之丘墓在於本州魯恩洞距舊宅纔數里
三問之妻亦葬其傍丘壠頹夷樵牧不禁行路之
咨嗟士林之傷歎爲如何哉當時勝之父子家產
並歸籍沒本道連山縣有成家田民方屬勳府聞

其藏護爲勝父子招魂設奠每歲一次到于今不廢若非其炳炳忠節皎如日星則何能使無知輿儓感結其心若此之深哉噫六臣之官旣復則勝不宜異同而勝官可復則其田民尤不當仍在籍沒之科旣復其官則還給籍沒自是法例伏願殿下特命攸司又復勝官籍沒田民並令出給使之一以禁遺墓之樵牧一以供書院之香火則有光於 聖德尤萬萬矣 答曰疏辭令該曹禀旨舉行焉

今 上三十四年戊寅十月初四日大臣備堂入侍

時禮曹判書洪象漢所啓臣在寧越偶閱 莊陵志 本陵復位在於去戊寅十月二十八日今當周甲月日適相符誠非偶然合有祭祀之舉乎上曰適當周甲予心愴然 命承旨書之曰今聞禮判所奏 端廟復位干支同於今年今月二十八日云愴懷難抑祭文當親製其日遣大臣行攝行祭因此而聞六臣彰節書院在於 陵洞口云令道臣卽爲修葺特爲正卿贈職不待謚狀賜謚遣禮官致祭贈參議嚴興道一體配享云特為亞卿贈職一體致祭六臣之後只有監察朴聖浹其

令該曹特爲準職陞敍〇先生及朴柳李河四先生並贈吏曹判書俞先生兵曹判書贈先生諡忠文公(事君盡節曰忠 勤學好問曰文)朴先生忠正公柳先生忠景公李先生忠簡公河先生忠烈公俞先生忠穆公

御製賜祭六臣文

王者御世褒忠奬節盡心所事丹忠炳烈　昔年
追恩官名先復瞻彼越中院宇斯屹不昧者心皎若此日忠魂毅魄左右松栢豈意戊寅又逢是月
予心感愴追慕深切繼述　先志重修丁閣仍以
興感惟卿忠亦爰命賜諡仍爲贈職光輝一世名

傳史冊飭于銓曹尋後甄錄特製其文禮官斟爵
嗚呼此擧由予心曲靈若有知庶幾來格

成謹甫先生集卷之三

成謹甫先生集卷之四

附錄

洪州成先生遺墟碑　恩津宋時烈撰

先生我　世宗大王朝名臣也諱三問字謹甫世傳先生降時空中有問生乎者三故名云爾歷事　文宗　魯山至　世祖丙子離丹書與其考諱勝同朴彭年河緯地李塏柳誠源俞應孚等皆死世所稱六臣者也其時戮及其孥相坐屠滅者又三十餘家異武者安富尊榮累世不絕然至今累百歲而人之歆歎慕尚皆欲百其身者顧在此而不在彼豈史遷所

謂其重若彼其輕若此者哉豈不以天理民彝極天罔墜不可以威武鑠而勢利奪哉嗚呼懿哉先生昌寧人以永樂戊戌生於洪州之赤洞里邑人尚其第宅至今梁棟無恙庭有老梧世傳先生登第榮歸設宴時縣樂於樛枝云爾今 上九年驪興閔公維重按節來尋則木老屋壞滿目荒涼而烏山在傍屹然有柱天障川之勢想像其爲人不勝景仰之懷將立石以識其居時余承 命至漢師寓於掌苑署之外署內有老松數株老人指謂曾以先生所居籍入官爲公廨此實先生手植云臃腫禿缺生意僅存而猶

有歲寒之意正如志士仁人更歷變故而剛毅獨立凜然不變者矣撫事興懷慨然咏歎適閔公以書來曰赤洞之石已具願有文以記之遂書此以遺之使後人雖千百世之遠尚有以並識乎彼此也

連山成先生遺墟碑　　　恩津宋時烈撰

先生諱三問字謹甫昌寧人　皇明永樂戊戌生于洪州魯恩洞外家將降自空中有問曰生乎如是者三故以爲名正統乙卯生員戊午及第丁卯重試壯元歷事我　世宗　文宗　魯山三朝　世宗眷遇絶異　文宗與之爲布衣交官至承旨景泰六年乙

亥 世祖受禪 魯山遜于別宮先生與父捴管公
勝及朴公彭年李公塏柳公誠源河公緯地俞公應
孚六先生者皆死之旣而 世祖曰彭年三問等當
世之亂臣後世之忠臣 聖訓盖將明天理以樹民
彝於無窮也漢江南邊有四塚各有小石只書姓氏
世傳是六先生而無其二其謂成氏卽先生也又恩
津地有一墓而長松生其傍居民指謂先生一肢徇
示至縣庭因瘞于此而繞令流水云 仁宗朝筵臣
有以六臣事陳達自是連有請褒其節者 宣廟朝
朴先生閔腹之裔遂蒙錄用之命 孝考朝左叅賛

宋公浚吉右議政李公厚源有祠享之請今 上壬
子京中士人南宅夏等因人得先生神主於仁王山
崩崖間謂是先生夫人所自題而奉祀者先生舊宅
在洪州者歲久圯廢閔公維重爲監司修葺於崇禎
戊申至是遂以奉安於其中而洪之章甫籲於觀察
使南公二星洪州牧李公暹沔川守閔侯日旁句字前掌
令趙公世煥相與立祠於其洞且樹碑以傳其事公
私崇報之義次第無憾矣維此連山之漢陽村者先
生別業之遺址也其東數里許有古塚自昔縣人相
指以爲先生祖先所藏而土田臧獲皆沒于勳府爲

一時狐鼠輩所利而其藏獲等不忘舊恩每歲秋成享先生以俚俗焉蓋本縣自沙溪老先生三世以來鄉里蔚然鄒魯之俗矣慕先生風義益深遂建石于其地蓋懼愈久而堙没無徵也嗚呼成仁取義孔孟大訓也沙溪老先生所以爲教者在是焉今連士之爲是役蓋亦有所受而亦所以對揚 聖祖明訓也李議政宋參賛皆老先生門人而今董石事者洪友周金光老金萬埈也若夫先生事實顛末則童土尹公舜舉詳具于魯陵志此不復贅云昔崇禎癸丑四月日

洪州魯恩洞遷奉成先生神主記　　宋時烈

今　上壬子四月日京中儒士南宅夏張始顯呂必寬三人以書來曰某月日戶曹書吏嚴義龍來告成某神主在仁王山崩崖間生等驚且異奔往視之崩崖亂石間有甕器其中有三箇栗主其一果成先生也拂拭埃蘚而審之外面直書姓名三字及年戊戌生四字陷中如之而只少生之一字合內外十三字矣生等心神悚然遂展拜以致禮焉其二卽先生外孫參贊朴壕夫婦也其所題則一如家禮之式矣生等不知如何處之還以安置于舊處未知將何以處

之而得其宜也余不覺愴嘆曰今去。世祖丙子盖數百年矣雖其顯揚於當時者無不聲沉響滅其鬼不靈矣況先生遘刑慘禍之餘誰作是主誰奉祭祀又誰埋安而今乃出現耶以禮則親已盡而當祧久矣然以先生壯節高義當百世祀之而其餒幾年于玆矣今玆之事盖亦天誘嚴吏之衷而有此奇幸矣夫天旣啓之而人又埋之豈其所忍曾因閔監司維重聞先生舊宅尚在洪州魯恩洞當時庭木亦且無恙云今姑奉安于此則禮所謂神返室堂者雖缺於始而得行於今矣旣以是相報而又以告於鄉里士

友則亦有來見南呂書辭而感涕者矣旣而南呂諸
人幸不以愚言爲悖卽以通于先生族屬之在洪者
而姑奉以神輿安置于先生彌甥嚴纘家於是搢紳
章甫爭就展拜而前掌令趙世煥亦外出也幼學金
瑾先生其外族也自洪相與至嚴氏家謀奉以南歸
兵曹判書閔公鼎重將率館學諸生拜送于江頭適
有公事而不果焉五月癸亥就道趙與金隨行焉先
是京畿監司金宇亨行下沿路各邑使之護送惟振
威縣令李集成有疾外無不致其誠敬而水原府使
成後高則至於豐潔薦酌妥侑于東軒又盛設供帳

于野外迎送皆遠出矣夲至舊宅五里許先生皇考捴管公墓在路傍亦與先生相殉著也遂停神輿于其前以順先生之孝心焉盖是日出迎于路者傾州咽街遂入安于廳事而面南于北壁下盖閔監司曾欲立石于其前而先加修葺故樑棟不改而塗墍聿新似亦有待焉乃以其日丁卯大祭而本州牧李侯暹初獻沔川守閔侯日旁旬字亦以外裔亞獻而終獻則趙掌令也其餘守宰諸生皆俯伏聽位各致愴慼嗚呼是孰使之然哉不過曰不期然而然矣余於是別有所感焉當 魯陵之遇變于寧越也暴露於路傍

而人莫敢收視有郡吏嚴興道獨往臨哭取棺而斂
葬焉至今所謂君王塚而 列聖之修祀者卽此也
故陰崖李先生記之曰自古忠烈之士不必出於世
冑華族當時賤君覦利必置其君於滔禍然後快於
心者其視嚴君爲如何哉而村婦里童至今快讐不
平不知其言之出於口果知人性之難誣也余嘗於
筵席請褒錄興道矣今先生神主又見得於嚴義龍
而又以權奉於嚴氏之堂是皆寧越籍也是亦可異
焉是不知是 魯陵君臣之幸歟抑亦諸嚴之幸歟
比因朴叅贊從玄之在尼山者聞丙子禍作曰先生

夫人金氏自寫其神主抱負於孥屬處而祭之及其沒而其主歸於參贊家參贊亦嗣絶而並埋云其言皆可徵矣其夫人墓今在會恩洞香火廢絶嗚呼其亦悲矣京外諸生又將作廟于宅傍並享當時同志朴河李柳俞五先生蓋以爲 世祖大王嘗有成某等萬世忠臣之教故河先生之祠建于善山朴先生之碑立于懷德而朝廷無禁焉矣閔監司所伐之石已致于宅前而未及磨刻今祠與石二役州牧李侯及沔川閔守將終始經紀云

寧越六臣祠記 乙丑

朴泰輔

可以作可以無作者非事之至善者也雖未作也人咸咨嗟太息以爲根旣作也人又快焉慊焉如餍者之得祀渴者之得飲也然後爲事之至善者也泰輔始十齡郎讀六臣傳得其發忠死義始末當時未甚省事不知胡然而氣塡臆而淚盈眶也後因考外祖魯西尹府君遺文有過寧越謁 魯陵詩其卒章云誰解六臣同一體蓋傷 陵下之無六臣祠也曰嗟呼以六臣之死生終始心於 上王上王野死而螻蟻無薦則其奔走衛從於焄蒿悽愴之際者非六臣而誰也然而祠屋無隣近之設祭祀之一體之享世

之小義拘節皆有尸祝之依俎豆之薦而六臣乃作
覊鬼餓魂棲遑躊抑於錦水之上亦獨何哉則又邑
然不寧若病在己天下之惡一也天下之善亦一也
其不忠於彼者亦吾之所甚惡也其忠於彼者亦吾
之所甚善也是故求殺趙孟者智氏之國士也數窘
漢高者項羽之信臣也易其地平其心而觀之寧有
彼我逆順之殊哉敢問今時君世主將擇士而臣之
乎得如六臣者可乎否乎因有幼主臨朝上下相疑
則社稷之衛將於六臣而託之乎否乎至於搢紳之
士砥名勵行不忘溝壑以六臣爲矜式者將禁而罪

之乎抑勉而進之乎則六臣之忠之節又曷可誣哉
然而二百年來朝廷之上諱言六臣心實尊悅而其
口噤嗚乎未有聲欬於 黈纊之側得顯奬明勸以
恢國家正大之風伸後學依仰之誠而俾毅魄之未
泯者亦庶有棲依之所甚矣世道之隘也今 上躬
聖德懋聖學大公至明之道興行於世乃始罪六臣
而知六臣謂學士大夫無傷於展其私敬於是露梁
之祠先建然寂然數載不聞於寧越也今觀察使洪
公春巡屬邑至寧越祗謁 魯山君廟撫想往事徘
徊感慨因悟曰是烏可無六臣祠哉會 魯山君廟

棟宇朽圮不任風雨公亟馳啓請易之又指廟前一區曰是宜建六臣祠又遍告于二十六邑之長曰今將建六臣祠于寧越盍濟其財力是年七月 魯山君廟告完而六臣之祠亦成爰以九月某甲陞祀六臣首東曰朴公彭年次西成公三問次西李公塏次西河公緯地次西柳公誠源次西俞公應孚其配于南者曰戶長嚴君興道爲其奮義恬禍斂葬 魯山誠節之壯亦六臣之徒也舊墓新祠相爲拱揖陟降相從歆嗅相求荒壠野草之間雖非殿陛位著之舊亦庶幾髣髴乎平日君臣之際矣嗚呼玆土之宜有

是祠尚矣人之如渴如癢久矣今洪公乃克舉玆闕典允於神理協於人情使世之義士無復餘憾事之至善者孰過於此抑是祠之宜有而未有者非不能也乃不敢也自有　德音以來宜若河決而東注焉馳而脫其羈馬歸羣趨並騖而就之顧其間爲觀察使若本郡之守凡幾人拱手睨視莫之肯舉乃知事之至善者必待人而行非公其誰能辦此公以書命泰輔曰記實之文惟子之託泰輔已自齠年蓄此曠世之感又喜魯西府君之志得行於今日遂不敢固以陋拙辭公名萬鍾字汝受豐山人以甲子九月按是

道泰輔在屬邑不敢猥以他政贊公知者觀於六臣祠則公之政之大者斯可以得之矣

六臣遺稿跋　　安東金尚憲

盖當我　英廟之世有六臣者云其時人材之盛指不勝屈而獨稱六人爲臣者何耶夫臣而盡臣道然後謂之臣猶古稱大舜爲君哉者是也故曰君君臣臣若棄義偷生死而有愧於地下者非臣也嗚呼六臣之事所不忍聞亦不敢言至今忠臣烈士語及于此未有不拊心長歎繼以泣血者也顧有所畏約於其幸全而僅存者亦未盡採摭表揚之道寢遠而寢

泯尙義者爈焉平陽公有苗裔曰崇古慨然裒集其先稿之散軼並求三臣之遺錄通共若干首萃爲一冊（後加裒集釐爲一冊）間以示余而託弁卷之語嗚呼玆五君子被　英廟眷待之隆久處金閨其出入論思餘事摛文者必有盈箱篋而溢簡策今之所存沒沒若此至如俞氏一欒亦足見其雄豪氣象平生感奮豈無他製而俱爲世所諱言悲夫悲夫雖然其精忠義烈千古凜凜片言隻辭猶可與日星爭曜尙奚以爲爈哉嗚呼自古有節義者未必有文章而獨採薇之歌沅湘之辭文信國之文方正學之集及與此編眞可

謂儷美而雙全盛矣哉盛矣哉序固非余所可任而竊有附驥之願且嘉朴君之意謹識于後如此六臣之死在两世後而言 英廟朝者盖其所成就由於 英廟之培植者故也

成謹甫先生集卷之四終

成先生遺稿寫本一卷家傳久矣不知何人所集裕
後謹因此稿搜諸書若東文選倪馬皇華集青丘風
雅東文粹慵齋叢話桃源圖記大東詩林搜遺錄以
及東人殿策去其疊而取其無得七八篇合詩賦八
十九首箋賛箴序引說碑銘及對策十六篇

儀仗庫郎廳龍驤衛副司果尹裕後